

## 01 世間第一慇

卓美玲

聽講生因誠辛苦，催陣的時有佬疼？有人講袂輸予銃子彈著，嘛有人講彼種疼，親像刀仔咧割全款。阮阿母生產的時，疼三暝三日生甲艱苦罪過閣險仔無命，尾仔拜託醫生緊共破腹。自破腹彼工到今，阿母的腹肚皮面頂，除了有真濟皺痕，閣有一條十外公分的痕，阿母講這是一逝性命的紀錄線。

自細漢我就足愛和阮阿母話仙，逐工放學轉到厝，我攞會緊共伊攬一下，隨共我佇學校發生的大細項代誌和伊分享。有一改轉到厝，看著阿母佇門口埕，我隨從去共攬咧，啥人知影煞害伊跋甲吭跤翹，伊驚我摔著傷，家已煞黝著釘仔，跤頭跌閣裂一空，血水涵涵滴。暗頭仔我行去伊的眠床邊，輕聲細說共問講：「會疼袂？」阿母硬氣講：「今生你的時疼三工，都無咧哼矣，這馬小可仔搽破皮，袂死啦！是講你食毋著藥仔喔！雄雄從倚來，是咧著猴hiooh？」我倚佇阿母身軀邊共司奶講：「你的生日欲到矣，你愛我送你啥物？」阿母隨應講：「三八啦！你健康平安，莫定破病，我就誠萬幸矣。」自阿母跋倒彼工到今，伊的跤頭跌面頂閣加一逝疤，阿母講這是一逝幸福的紀錄線。

會記得讀幼稚園的時，我問阮阿母會使生一个阿兄予

我做伴袂？伊煞吐大氣幌頭講：「慇困，阿母的工廠已經無咧生產，原料嘛強欲過期，這馬生蟲母有啦！」阿母這個慇查某為著欲生我食真濟苦，醫生是對臺灣頭看到臺灣尾，伊講：「漢醫、西醫精差無去看獸醫爾爾，宮廟一間一間拜，連童乩拆的藥單嘛提有著。」佳哉四冬的向望，天公伯仔有靈聖，予阮有機會做母仔困。

阿母就按呢慇慇仔共我晟，驚我寒、驚我熱。寒人的時，伊不時喝艱苦，因為伊身軀頂的兩逝紀錄線會發癢起癢，毋過阿母那抓那笑講：「我歡喜啦！我甘願啦！」看著彼兩逝紀錄線，我閣較了解啥物是堅強、啥物是偉大。阿母有歲矣，嘛定喝忝，這馬日頭傷猛，我會倚佇阿母頭前共伊遮日。有代誌愛擔，阮肩胛頭的氣力嘛已經攢便便。我想：困仔會精光成人，攞是有遮濟世間第一慇。

## 02 共阿母比一个讚

白麗芬

大概半冬前的一个禮拜，阿母去朋友個兜做饅頭。個共中麵粉、水、糖佢發粉攪攪、捫捫閣捏捏咧，等發酵好勢共炊予熟，就變做饅頭矣。這是阿母頭擺學做麵粉路，伊感覺有夠神奇的，就想欲家己做看覓，隨去共遮的食材款齊著，佇灶跔起鼓矣。過三、四點鐘，燒燙燙、猶咧衝煙的饅頭誠實掙出來囉！阿母常在講伊預顛扞灶，袂曉變食的，遮的饅頭做了無嬌款，毋過我認為伊已經蓋厲害矣，干焦去綴人學一改爾，就有才調做出來，非常值得呵咾，所以我共阿母比一个讚！

窮實阿母的工課真無閒，但是自從伊學會曉做饅頭了後，伊足興嘛足綿爛做，見若穡頭閨縫伊就做，做好就冰冷凍，共冰箱攬甲溼滿滿，啊若阮的早頓，免講嘛知，當然逐工攬是饅頭。阿母驚阮食甲瘡，就變換各種口味，親像金瓜、牛奶、綠茶佢芋仔。伊閣驚營養無夠，就加餵一寡像紅豆、核桃佢葡萄乾遮的配料。伊講家己做的饅頭，毋但省錢、衛生，猶會當做佢喙、有特色的口味，這去外口百面無地買。

是講有時星光、有時月明，猴也會跋落樹跔，阿母咧做饅頭有當時仔嘛會脫簍。籠床一下掀開，看著饅頭毋是

膨皮、金滑的，煞是皺襞襞兼糜糜卯卯，阿母的面隨掙落來，精差目屎無輾落來爾爾。好佳哉伊袂餒志，若毋是去網路查，就是去請教朋友，研究到底失敗的原因是啥，聽好成做後過的參考。

當我饅頭食甲淡薄仔起飫的時，無疑悟阿母閣綴人學著做麩佢蔥仔餅，這聲伊閣加兩項麵粉路通變矣，尾後阮的早頓，總算有麩、饅頭佢蔥仔卵餅三種咧輪，袂孤一味饅頭爾爾。我若紮去學校食，同學攏真好玄，嘛真欣羨我食的是阿母親手做的愛心早頓。

我咧想，後擺我若離開厝出去外位蹓，我定著會數念阿母的麵粉路。啊若伊拍斷手骨顛倒勇、儼硬拍拚的精神，正正是我上蓋佩服的所在。講到遮，我欲閣共阿母比一个大大个的讚！

## 04 阿母的拷頭糜

蔡月賓

爸母作穡，逐工天貓霧仔光就起床，早頓扒扒食食咧，隨去田裡種作，等到十點外，日頭赤焱焱才轉來厝款中晝。以早大口灶，生活歹過，干焦知影通拚，無佬濟歇暍的時間，嘛無四秀仔通食，就愛早頓推予飽飽。

阿母上勢煮拷頭糜，煎幾粒仔卵，攢醬菜抑是肉酥、魚脯仔閣一兩盤青菜，一人一暍仔就會當囫三四碗。用灶煮一生鍋的糜，無佬久就貼底矣。會記得我讀國中的時陣，五點外就愛出門，四點外，灶趺就光焱焱，嘛有敲卵炒菜的聲。阿母攏會煮一坵燒滾滾的糜，先斟一碗公園佇邊仔予冷，通予我先食，閣有伊攢的物配，予我有飽足的元氣，會當對透早上課擋到中晝。

高中到市區讀冊，才知影別人的早頓是包仔、饅頭、卵餅、燒餅、油炸粿和菜頭粿。蹠外口，為著方便，就綴人開始食遐的較奇巧的早頓。頭仔興興，食無幾頓了後，煞開始懷念阿母煮的拷頭糜予阮的飽足恰清甜的芳味。

有一改歇暍日，看著阿母的早頓是前一暗晷的菜，恰一大碗公的白飯做伙落去燴，家己一人恬恬仔坐佇八仙桌的椅條，那扒飯那沓沓仔哺。阿母慢慢仔食，親像咧享受大餐廳的腥臊，共看著白泔無味的菜誠細膩送入去伊的腹

肚內。阿母足儉，共透早上鮮的、燒烙的早頓留予阮遮的囡仔，伊煞逐早仔窮菜尾。

阿母講伊細漢的時陣，厝裡散赤頭喙閣濟，逐頓攏是番薯簽，罕得食著飯。若看著別人食白米飯，伊就佇邊仔癮甲偷偷仔流喙瀾，用手腕拭都拭袂離。伊講會當三頓有飯、有糜，是嫁阿爸綴咧種作了後才有的幸福。

毋管是用灶燃柴的，抑是瓦斯爐<sup>1</sup>煨的，阿母的拷頭糜就是有一種醇厚的粟仔芳。

雖罔家己嘛常在煮糜，毋過就是無阿母煮拷頭糜的工夫。不而過，若食著泔糜仔，就會無張持一碗閣一碗，因為每一喙，攏予我飽渾的氣力，嘛予我想起阿爸、阿母的拍拚、勤儉恰對阮的愛。

---

<sup>1</sup>瓦斯爐(gá-suh-lôo/gá-sir-lôo)